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二

目錄

司馬師廢主立君
文鴦单騎退雄兵
姜維洮西敗魏兵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二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司馬懿破公孫淵

却說。幽州刺史毋丘儉。表稱公孫淵造反。自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興兵入寇。淵乃遼東公孫度之孫。公孫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曹操赶袁尚。未到遼東。康斬袁尚首獻操。操遂封康為襄平侯。然後康故。康有二子。長曰。

晃次曰。淵二子皆幼。康弟公孫恭繼職。曹丕時封恭為車騎將軍。襄平侯。後太和二年。淵長大。文武兼備。性剛强。好厮殺。復奪其位。曹叡封淵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後孫權遣張彌許宴齎金玉珍寶。封淵為燕王。淵懼中原。乃斬張許二人。送首與魏。叡加淵為大司馬樂浪公。一向淵心不足。與衆商議。自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有副將賈範諫曰。主公未可如此。中原以爵加封。不為卑賤。令若背反。

實為不祥。又兼司馬仲達善能用兵。諸葛武侯。尚且不得取勝。何況主公乎。淵大怒。叱左右縛了貫範。即時有參軍倫直諫曰。貫範之言是也。聖人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國中累見怪異之事。主公豈不察乎。近有犬戴巾幘。身披紅衣。上屋宇。作人行。一不祥也。城南鄉民造飯。飯甑之中。有一小兒蒸死於內。二不祥也。襄平北市中。忽陷一地穴。湧出一塊肉。週圍數尺。有頭。有面。有眼。

有耳。有口。有鼻。却無手足。往来之人。刀箭不能傷。亦不知何物。卜者占之曰。有形不成。有口無聲。國家亡滅。故現其形。有此三者。皆不祥之兆也。孔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主公當避凶就吉。今若背反。必喪身矣。公孫淵勃然大怒。叱武士綁貫範倫直。斬于市。曹。急令大將軍卑衍為元帥。楊祚為先鋒。起遼兵十五萬。搶掠鄉村。殺人放火。因此邊官報知魏主曹叡。叡聞知大驚。急

召太尉司馬懿入朝計議曰。公孫淵背反。如之柰何。懿奏曰。臣部下馬步軍四萬。足可破此賊矣。叡曰。卿兵少路遠。恐難收復。懿曰。兵不在多。設奇用智。淵必破矣。臣託陛下之洪福。淵乃唾手而擒。陛下何足慮哉。叡曰。卿料公孫淵將何策禦之。懿曰。棄城豫走。為上計也。守遼東。拒大軍。其為次也。坐守襄平而不動身。其為下計。必被臣所擒也。叡曰。三者。卿當用何計。懿曰。能料彼我。必能勝也。公孫淵

乃愚濁匹夫。豈肯棄城而走。必然先拒遼東。後守襄平。安得逃出臣之度也。叡曰。此去往復幾時。懿曰。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休息六十日。如此一年足矣。叡曰。倘吳蜀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定下守禦之策。陛下勿得憂也。叡大喜。即命司馬懿興師征討公孫淵。懿辭朝出城。引原領戰將。並本部軍馬而去。卻說魏先鋒胡遵。引前部兵。到遼東界下寨。人報知公孫淵。淵令卑衍。楊祚。分

兵八萬。屯於遼隧。音墜 地名 圍塹二十餘里。環遶鹿角。甚是嚴密。胡遵令人飛報司馬懿。懿笑曰。此勢不與交戰。正欲老吾兵也。若攻之。正墮其計。遼東賊衆。太半在此。其巢空虛。吾等可棄此處。只奔襄平。賊必往救。却於中途破之。必獲全功矣。衆皆從之。遂勒兵從小路。大張旌旗。轉山南迤邐而去。却說卑衍與楊祚商議曰。若魏兵來攻。休與交戰。弓弩砲石。未可妄發。今魏兵千里而來。人多糧少。難以久

住。糧盡必自退。待退動時。却出奇兵擊之。司馬懿一鼓而可擒也。昔日司馬於渭南堅守。孔明乃死。今日正與此理相同。我等與孔明復讐。豈不美哉。言未畢。忽報魏兵往南去了。

畢衍大驚曰。彼知吾襄平軍少。去襲老營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處無益矣。遂拔寨隨後而來。却說司馬懿暗留千餘人。扮作土民。哨探消息。忽見遼兵趕來。飛報司馬懿。懿笑曰。彼知吾取襄平。拔寨趕來。中吾計矣。乃令

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一軍、伏于濟水之濱、如遼兵到、兩下齊出、二人受計正行、果遇早行揚祚、追至濟水、忽然一聲砲響、兩邊皷譟揺旗、魏兵殺出、左有夏侯霸、右有夏侯威、一齊殺來、早揚二人大驚、又不知背後多少魏兵、只得望前奔走、前面又被司馬懿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遼兵大敗、死者無數、降者甚多、早揚二人、死戰得脱、引敗兵奔走、前至首山、正逢公孫淵兵到、合兵一處、又來與魏兵交戰、

毌衍出馬辱罵曰。漢賊休使詭計。汝敢決戰否。夏侯霸縱馬揮刀來迎。二人戰有數合。夏侯霸一刀斬毌衍於馬下。遼兵大亂。霸引兵掩殺將來。公孫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閉門堅守不出。魏兵四面圍合。時值秋雨連緜一月不止。平地水深三尺。運糧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軍皆在水中。軍心驚疑。左都督裴景。入帳告曰。雨水不住。營中泥濘。軍不可停。欲移於前面山上。懿大怒曰。我豈不

知泥濘。捉公孫淵在邇。安肯移營也。切不許惑我軍心。再要移營者斬之。裴景喏喏而退。少頃右都督仇連。又來告曰。軍士怯水。乞憐移了營寨。懿大怒曰。吾軍令已發。推出斬之梟首於轅門上。因此軍心安靜。懿令南寨人馬。暫退二十里下寨。縱城內軍民。出城樵採柴薪。牧放牛馬。有司馬陳珪問曰。先前太尉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併進。八日皆至城下遂生擒孟達。而成大功。今帶甲四萬。數千里

而來。不令攻打城池。任𢿙秋而霖漓。又縱賊衆樵牧。實不知太尉主何意也。須乞教之。懿大笑曰。你雖爲司馬。不知兵法。昔日孟達糧多兵少。糧勾一年。我軍有四倍。糧不是一月。以一月之糧。而敵一年之糧。安能長久也。以四倍之兵。而敵一倍之兵。豈不獲勝也。不可不速戰。吾故奮死相爭。方纔勝矣。今遼兵多。我兵少。賊饑我飽。何必攻之。任彼自走。待走動而擒之。無有不勝。我今放開一道。不絕彼

之樵採。不掠彼之牛馬。是容彼自走也。那時取勝。有何難哉。兵法云。兵者詭道也。戰者逆德也。善因事變。賊糧已盡。單恃水勢。未肯束首而降。吾故作無能之事。以安賊心。今若取小利相擊。賊必死戰矣。吾料彼糧草將盡。不過旬日。天必晴明。待天若晴時。併力攻之。城池可破。渊賊可擒矣。衆將皆拜曰。此神武之算也。於是司馬懿遣人赴洛陽催糧。却說魏主曹叡設朝。羣臣奏曰。近者秋雨連緜。一月

不止。人馬疲勞。可召回司馬懿罷兵。叡曰。司馬太尉善能用兵。臨危制變。多有良謀。提公孫淵計日而待。卿等何必憂也。因此只運糧草星夜而來。却說司馬懿在寨中。數日內果然天晴。是夜懿出帳外。仰觀天文。忽見一星。其大如斗。流光長數丈。自首山東北。墜於襄平東南。各營將士。皆駭然曰。此何吉凶也。懿見之大喜。乃聚將士曰。五日之後。落星處必斬公孫淵矣。來日汝等併力攻城。衆將得令。

懿次日清晨。引兵四面圍合。築土山。掘地道。立砲架。裝雲梯。日夜攻打不息。箭如急雨。射入城去。公孫淵在城中糧盡。皆宰馬為食。人人暴怨。各無守心。欲斬淵首。獻城歸降。淵聞之。憂驚甚急慌。令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往魏寨陳說投降。二人自城上繫下。來告司馬懿曰。請太尉退二十里。我君臣自來投降。懿大怒曰。汝安敢輕視吾耶。叱武士推出斬之。將首級付從人稍回。就令持檄文一道。回

見公孫淵。淵折視之。檄曰

魏征西大都督太尉司馬公。檄下公孫淵。切謂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乃天子上公。而建甫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無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被吾斬之。若意有未已。可便遣年少有明決者來。稍有稽遲。悉皆誅戮。故檄

公孫淵看畢大驚。乃與文武計議。有侍中衛演出曰。臣願往之。淵分付曰。如此如此。演受

命運到魏寨。司馬懿升帳。聚多將列於兩邊。演膝行肘步。入寨跪於帳下告曰。願太尉息雷霆之怒。罷虎狼之威。容開城門。克日先送世子公孫脩為質當。然後君臣自縛來降。懿曰。軍士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不能走當降。不能降當死耳。汝等若不降。當死。不必送子為質當。可洗頸待誅。叱衛演回報公孫淵。演抱頭鼠竄而去。回見公孫淵。告說了一遍。淵大驚。乃與公孫脩密

議停當。選下一千人馬。是夜二更時分。開了南門。往東南而走。淵見無人。心中暗喜。行不到十里。忽聽的山上一聲砲響。鼓角齊鳴。一枝兵攔住。中央乃司馬懿也。左有司馬師。右有司馬昭。二人大叫曰。反賊公孫淵休走。淵大驚。急撥回馬。尋路欲走。早有胡遵兵到。左有夏侯霸夏侯威。右有張虎樂綝。淵舉上失錯。魏兵三路夾攻。四面圍的鐵桶相似。公孫淵父子下馬。自縛受降。司馬懿在馬上指魏

將言曰。吾前夜丙寅日。見那星落於此處。令夜壬申日應矣。衆將以手加額曰。太尉真神機也。懿傳令斬之。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司馬懿勒兵。急來攻取襄平。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懿謀殺曹爽

卻說。司馬懿來取襄平。未及到城下。此時先鋒胡遵。早已引兵入城。人民焚香拜接。魏兵盡皆入城。懿坐於衙上。將公孫淵宗族。并同

謀官僚人等。俱殺之。計首級七十餘顆。出榜安民。人告懿曰。賈範倫直。苦諫公孫淵不可反叛。被淵皆殺之。懿遂封其墓。而顯榮其子孫。就將庫內財物。賞勞大軍。班師回洛陽住扎。却說魏主曹叡在許昌殿中。夜至三更。忽然一陣陰風而入。吹滅燈光。只見毛皇后。引十數箇宮人。哭至榻前索命。叡因此得病。甚是沉重。宣侍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掌樞密院一切事務。叡囑之曰。凡有一切事務。二卿

休誤。二人出内。叡召武帝子燕王曹宇。爲大將軍。佐太子曹芳攝政。宇爲人恭倹温味。未肯領此大任。堅辭曰。臣才薄。不能當此重職也。叡召劉放孫資曰。朕皇叔不肯任之。當復如何。二人曰。燕王自知無才。不敢承命。叡曰。宗族之内。何人可以。二人久得曹真之恵。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叡從之。一人又奏曰。若用曹爽。當遣燕王歸還本處。然後纔可行之。叡曰。傳朕旨意。教他去罷。劉放

只須得陛下手詔。叡曰。朕不能寫矣。放近御
榻前。強執叡手寫畢。遂齎出大言曰。有天子
手詔。免燕王等之爵。歸還本土。限即日出國
就行。若無詔不許入朝。燕王涕泣而去。遂立
曹爽為大將軍。總攝朝政。魏主曹叡。病漸危
急。令使持節。召司馬懿還朝。懿受命。逕
到許昌。入見魏主。叡曰。朕恐死待卿。今日得
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陛下
聖體不安。恨不能肋生兩翼。飛行至闕。省視

陛下。今日幸覩龍顏。臣願殞身補報。叡宣郭
皇后。太子齊王曹芳。大将軍曹爽。侍中劉放
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叡執司馬懿之手曰。
昔日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主劉禪託
孤與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
休。朕幼子曹芳。年方八歲。不堪理掌社稷。幸
太尉。及宗兄元勲舊臣。效伊尹周公。協力相
輔。則宗廟生靈之幸甚也。且說曹芳在於御
榻之前。曹叡喚芳曰。仲達與朕一般。爾日後

重敬之。遂命懿攜芳近前。芳乃抱懿頸不放。

叡曰。太尉記之。不可誤也。言訖潸然淚下。懿

頓首涕泣。衆皆傷感。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

以手指太子。須臾而卒。在位十三年。壽三十

六歲。時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晉史官陳

壽評曰

明帝沉毅。任心而行。盖有人君之志槩焉。

於時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

闡拓洪基。而遽造秦皇漢武宫館。是嘗格

之遠猷。其殆疾乎

後孫盛論曰

聞之長老。魏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而其人君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却說。魏主曹叡。卒於嘉福殿。司馬懿。曹爽。扶太子齊王曹芳即皇帝位。時年八歲。芳字蘭卿。乃叡乞養之子。秘在宮中。無人知之。於是

曹芳謚父為明帝。葬於高平陵。尊郭皇后為皇太后。改元正始元年。此時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尊懿如父。一應大事。必先啓知。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故託以大事。乃骨肉之親也。爽門下有客五百人。內五人。皆是浮華之人。明帝在日。爽皆不用。爽初秉政。此人復来輔助。那五人。一人。姓何名晏。字平叔。南陽人也。一人。姓鄧名颺。字玄茂。亦南陽人也。乃鄧禹之後。一人。姓

李。名勝。字公耶。亦南陽人。一人。姓丁。名謐。字彥靖。乃沛國人也。一人。姓畢。名軌。字耶先。乃東平人也。又有大司農桓範。字元則。等。數人。此輩皆以諂諛事爽。因此各人並得榮貴。於是何晏來告爽曰。主公大權。不可委託外人。若仍前委託。必成禍矣。爽曰。司馬公與吾同受先帝託孤之命。安忍廢乎。晏曰。昔日先公與仲達同破蜀兵之時。累受此人之氣。因而致死。主公如何不察也。爽忽然省悟。遂與多

官計議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高德重。可加為太傅。芳年幼無主張。皆出曹爽之心。遂加司馬懿為太傅。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羲為中領軍。曹訓為武衛將軍。曹彥為散騎常侍侍講。三弟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颺。丁謐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李勝為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爽幹事。天下奇士。投於曹爽門下者。不計其數。司馬懿知其黨逆。乃推病不出。二子亦

皆退職閑住。却說曹爽日每與何晏等飲酒作樂。凡用衣服器皿。與朝廷無異。各處進貢玩好奇珎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巳。然後方許進宮。佳人美女。充滿府院。有黄門張當。諂佞事爽。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送入爽府中答應。又送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為家樂。又詐傳聖旨。刷選美女。任意送入府中。又建重樓画閣。又造金玉器皿。用巧匠千萬人。晝夜工作。却說何晏與鄧颺曰。先帝時有一人。

深明易理。乃神卜管輅也。颷曰。吾夜間得一夢。正欲求卜。遂召管輅至。晏令坐。颷曰。我連日夜間。常夢青蠅數十箇。落在鼻上。請公卜之。何晏亦曰。據我人物。可做三公否。輅曰。元愷輔舜。宣慈惠和。周公佐周。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祥。非卜筮之所明也。今二公身居侯位。職重山嶽。名若雷霆。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中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者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二公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鄧颺勃然大怒曰。此老生常談也。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遂拂袖而去。二人大笑曰。真狂客也。輅到家與舅言之。

舅大駡責怪曰。何鄧二人。威權甚重。天下之人。誰不懼之。汝安敢出此言也。輅曰。吾與死人說話。何足懼之。舅曰。汝何以知。輅曰。鄧颺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之相。何晏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之相。二人皆非遐福之相也。早晚粉骨碎身。累及三族。何足畏也。其舅大罵輅為狂子而去。却說曹爽與何晏鄧颺每日飲酒。心中煩緒。常出

畋獵。其弟曹羲諫曰。今兄每日作樂。以威勢加於天下。非長久之計也。又出外畋獵。倘被人謀害。悔之何及。爽叱之曰。兵權在吾手中。誰敢造意耶。羲泣涕而退。司農桓範亦諫。不聽。何晏曰。今司馬仲達推病不出。主公何不思之。爽笑曰。量此老夫。何足道哉。此時魏幼主曹芳。改正始十年。為嘉平元年。除李勝為荊州刺史。却說曹爽一向專權。久不會仲達。未知其病虛實。遂令李勝來拜辭仲達。就探

消息。勝逕到太傅府下。早有門吏報入。司馬懿與二子曰。此乃曹爽使來。打聽吾之病也。懿就去冠散髮。上牀擁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請李勝入府。勝在牀前拜曰。一向不見太傅。誰想如此。今天子命為荆州刺史。特來拜辭。懿佯答曰。并州近胡。好為之備。勝曰。除荆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從并州來。勝曰。乃漢上荆州耳。懿大笑曰。你從荆州來也。勝曰。太傅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主公

耳聾。勝曰。乞紙筆一用。左右取紙筆付勝。勝寫畢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聾了。此去荊州建功。可以保重保重。言訖以手指口。侍婢進湯。懿將口就之。湯流滿襟。勝佯哭曰。衆言太傅舊風舉發。果然如此。懿作哽噎之聲曰。吾今衰老病篤。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請君教之。君若見大將軍。千萬看覷二子。言訖倒在牀上。聲嘶氣𪫺。李勝拜辭仲達。回見曹爽。細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夫即今只有餘

氣也。形色已離。乃泉下之人。不足慮哉。却說司馬懿見李勝去了。遂起身與二子曰。李勝此去。回報消息。曹爽等輩。再不疑忌我矣。只待他出城畋獵之時。方可圖之。於是曹爽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祭祀明帝墳墓。大小官僚。皆隨駕出城。爽引三弟。并心腹人何晏等。及御林軍。護駕正行。司農桓範。扣馬諫曰。主公總萬機典禁之兵。不宜兄弟皆出。倘有奸細之人。閉其城門。當如之何。爽以鞭指而

叱之曰。誰敢如此。再勿亂言。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心中大喜。即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并家將千餘人。引二子上馬。逕來謀殺曹爽。未知性命勝敗。畢竟如何

司馬懿父子秉政

却說司馬懿見曹爽。同弟曹義曹訓曹彥并心腹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一班牙爪及御林軍。盡隨幼主曹芳出城謁明帝墓。就去畋獵。懿聞之大喜。即到省中。令司徒高柔。

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先據曹爽營。又令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曹羲營。懿引舊官入宮。奏郭太后。言爽專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雄亂國。可以廢之。郭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如之柰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誅奸臣之計。太后勿憂。太后懼怕。只得從之。懿曰今日掃除國賊。生靈幸甚矣。急令太尉蔣濟尚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遣黃門齎出城外。逕至帝前申奏。懿自引大兵。據武庫。早有人報知曹

奕家。其妻劉氏。急出廳前。喚守府官軍問曰。今主公在外。仲達起兵何意。有守門將潘舉曰。夫人勿驚。我去問之。乃引弓弩手數十人。登樓望時。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前。舉令人一齊射之。懿不得過。忽一般將孫謙在後止之曰。不可射之。此天下之事。未能知也。連止三次。舉方不射。須臾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時把定武庫。懿引兵出城屯於洛河。守住浮橋。且說曹奕手下。司馬魯芝。見城中事變

來與參軍辛敞（辛毗之子）商議曰。今仲達如此變亂。主公在外。不知當復何如。敞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芝曰。然。辛敞入後堂。見其姐辛憲英。憲英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敞告曰。天子在外。太傅起兵出城。閉了城門。必奪天下也。憲英曰。司馬公非奪天下也。乃殺曹將軍耳。敞驚曰。此事未知如何。憲英曰。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敞又曰。今曾司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別人有

事。尚且救之。何况汝之主人乎。不宜久停。便可出城助之。辛敞從其言。乃與曾司馬引十數騎。斬關奪門而去。人急報司馬懿。懿恐桓範亦走。急令人召之。卻說桓範與子商議。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曰然。乃上馬至平昌門。城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詔。可即開門。司蕃曰。請詔驗之。範叱之曰。汝是吾故吏。何敢如此。蕃只得開門放之。範出的城外。喚司

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吾去。卻纔假詔也。
蕃大驚。急縱步追之不上而回。人報知司馬
懿。懿大驚曰。智囊往矣。如之柰何。蔣濟曰。駑
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懿曰。然。又召許允陳
泰曰。汝可去見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只是
削汝兄弟兵權而已。許陳二人去了。又召殿
中校尉尹大目至。令蔣濟作書。與目持去見
爽。懿分付曰。知汝與曹爽契厚。可領此任。汝
見曹爽。說吾與蔣濟指洛水為誓。只因兵權

之事。別無他故。尹大目依令而去。却說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忽報城內有變。太傅有表。爽大驚。幾乎落馬。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爽接表折封。令近臣讀之。其表曰

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馬懿。誠惶誠恐。頓首謹表。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與秦王。及臣等。（秦王乃曹詢也）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囑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

當死以奉明詔。黃門令董箕。並才人侍疾等。皆所聞之。今大將軍曹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外既如此。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皆危懼。且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

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勑臣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於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謹表

上聞伏干聖聽

魏幼主曹芳聽畢。乃與曹爽曰。太傅之言是也。卿如何裁處。爽手足失措。回顧二弟曰。如之奈何。曹羲曰。劣弟亦曾諫兄。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之禍。司馬懿譎詐無比。孔明尚不能及。何況我兄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言未畢。忽參軍辛敞司馬魯芝到。爽急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鐵桶相似。太傅引兵。屯於洛水浮橋。只為將軍權重。別無他事。正

言間。司農桓範。驟馬而至。範與爽曰。大事已變。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爽曰。吾等全家。皆在城中。豈可投他處而求援也。範曰。主公自幼讀書。豈不知世事興廢乎。今主公宅舍。金碧交輝。倘落他人之手。再欲貧賤。安能復得者也。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主公與天子相隨。號令天下。誰敢不應。何故反投死地也。爽聽之不能決斷。但涕泣而已。範又曰。主公別營。近在闕

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若一呼之。即來赴役。令去許都不過半宿。城中糧草。是用幾載軍中所憂者。惟糧草而已。大司馬之印。某將在此。主公何不急行也。遲則休矣。爽曰。多官勿太催逼。待吾細細思之。少頃侍中許允尚書令陳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為將軍權重。要削去兵權。別無他事。將軍可早歸城。惟免官而已。爽默然不語。又只見殿中校尉尹大目到。爽方問曰。禍事急緩若何。尹大目與爽契

厚。乃告曰。太傅指洛水為誓。並無他意。只因將軍威權太重。有蔣太尉書在此。將軍可削去兵權。早回相府。若不如此。何日安寧也。爽方信之。以為良心。桓範又告曰。事極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也。是夜曹爽不能施設。乃拔劍在手。嗟嘆尋思。自黃昏只流淚到曉。兄弟三人。決疑不定。桓範又入帳催之曰。主公思慮一晝夜。何為不能決手。爽擲劍而嘆曰。我不起兵。願不作官。只作富家翁足矣。範聽了

大哭出帳曰。曹子丹見惟之人也。汝兄弟三人。真豚犢耳。何期今日滅其族乎。痛哭不已。許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懿。爽令將印送去。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主公今日。捨兵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斬也。爽叱之曰。太傅必不肯失信負我。於是曹爽將印綬與陳許二人。先齎與司馬懿。多官見無將印。盡皆四散。爽手下只有數騎官僚。到浮橋時。懿傳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餘者

發監聽侯勅旨。爽等入城時。並無一人侍從。桓範至浮橋邊。懿在馬上。以鞭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範低頭不語。慚愧入城。懿曰。天子明詔。復吾舊職矣。桓範並不回顧。於是司馬懿請駕拔營入洛陽已畢。却說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懿用大鎖鎖門。令居民八百人。遶護其宅。起四座高樓以望之。爽心中憂悶。挽彈弓於後園中打雀。忽聽的樓上小民唱曰。故大將軍東南行。爽與弟言之。弟曰。此

乃戲語。不足道哉。目今乏糧。兄可作書。以上太傅。求其度用。爽從之。遂作書一封。遣出。令守門人持與太傅。懿拆封視之。書曰

賤子曹爽。百拜書奉太傅尊前。切念爽衰惶恐怖。無狀招禍。合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於今未返。數月乏糧。萬望寬洪。當煩見餉。以繼旦夕

司馬懿覽畢。遂遣人送糧。仍答書一封。運至曹爽府內。爽得其賄。忻然而喜。爽拆封視之。

其書曰

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二音促疾今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相送。幸乞笑留

曹爽大喜曰。司馬公本無殺我之心也。遂不為疑。原来司馬懿先将黃門張當。捉下獄中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晏鄧颺李勝畢軌丁謐等。五人同謀簒逆。懿取了張當供詞。却捉何晏等。勘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懿用長枷釘了。有司蕃告稱桓範矯詔出城。口

稱太傅謀反。懿曰。誣人反情。抵罪反坐。亦將桓範等皆下獄。然後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干人犯。皆斬于市曹。滅其三族。其家產財物。盡抄沒入庫。容其女還家。後人有詩曰

駑馬但能思棧豆。不圖千里去程途。可憐曹爽愚兄弟。同把山河付晉都

又詩曰

曹爽渾如井底蛙。癡心恣意享榮華。不知身死鋼刀下。猶自貪圖作富家

却說司馬懿斬了曹爽等輩。太尉蔣濟曰。尚有魯芝辛敞。斬關奪門而出。楊綜奪印不與。皆可斬之。懿曰。彼各為其主。乃忠義之臣也。遂復各人舊職。辛敞嘆曰。吾若不問於姐。失其大義矣。後史官有詩。贊辛憲英曰

為臣事主當存義。赴難持危合盡忠。辛氏憲英曾勸弟。故令千載播高風

司馬懿饒了辛敞等。仍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盡皆免死。有官者照舊復職。

軍民各安家業。因此內外安然。皆無謠語。何鄧二人。死於非命。果應管輅之言。後人有詩。賛管輅曰。

傳得聖賢真妙訣。平原管輅相通神。
鬼幽鬼躁分何鄧。未喪先知是死人。

却說。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懿謙辭不受。芳不准辭。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二子各受重權。司馬懿謝恩回家。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雖誅。尚有夏侯玄。守備雍州等

處。係爽親族。倘思骨肉之情。驟然作亂。如何隄備。必當處置。即下詔遣使。往雍州取征西大將軍夏侯玄。赴洛陽議事。玄乃曹爽外弟。此時夏侯霸。正在雍州守把隘口。聽知司馬懿取夏侯玄。玄乃霸之姪。霸大駭驚懼。心中憂疑。慌引兵三千出城哨探。未知其意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大戰牛頭山 一把中原

却說。司馬懿滅了曹爽等衆。出榜曉諭。朝中

官員。及洛陽人民知道。說曹爽專權謀反。因此戮之。眾皆安心無疑。司馬懿只憂曹氏。夏侯氏。這兩枝宗黨。日夜不安。令人取征西將軍夏侯玄。赴洛陽議事。玄叔夏侯霸。聽知大驚。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霸反。即率本部兵。來與夏侯霸交戰淮出馬大罵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安敢背反耶。霸亦罵曰。吾祖父於國家。多建勤勞。今司馬懿何等匹夫。誠吾兄曹

爽等弟兄。夷其三族。却乃父子三人。掌握朝綱。又来取吾。必有逆心篡位。吾今仗義討賊汝赶来。何也。淮大怒。挺鎗驟馬。直取夏侯霸。霸揮刀縱馬而迎。戰不十合。淮敗走。霸隨後赶来。忽聽的後軍吶喊。霸急回馬時。陳泰引兵殺到。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太半。尋思無計。遂投漢中。来降後主。有人報與姜維。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教入城。拜見已畢。霸哭告前事。維曰。昔日微子去

周。成萬古之名。汝若匡扶漢室。有何不可。遂設宴相待。維就席問曰。今司馬懿父子。掌握重權。復有征戰之志乎。霸曰。老賊父子。始立家業。豈肯征戰耶。雖他父子。無有征伐之心。但朝中新出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領兵馬。實吳蜀之大患耳。維曰。何人也。霸告曰。一人見為秘書郎。乃潁川長社人也。姓鍾。名會。字士季。太傅鍾繇之子。蔣濟一見便稱奇才。非常人也。司馬懿與之談論。亦稱王佐之才。又

一人。見為掾史。乃義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劣年失父。素有大志。但見高山大澤。輒窺度指畫。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積粮。何處可以進兵。何處可以埋伏。人皆笑之。後司馬懿見而奇之。遂用他在身邊。共度軍機。此二人又後進兵。深可畏也。將軍當以記之。維笑曰。量此孺子。何足道哉。霸曰。其忠言耳。將軍勿疑。於是姜維引夏侯霸至成都。入見後主已畢。維奏曰。司馬懿謀殺曹爽。又來賺夏侯

霸。霸因此投降。目今司馬懿父子專權。曹芳懦弱。國勢漸危。臣在漢中歷有年矣。糧足支用數年。人強馬壯。軍器皆整。臣正欲奏請陛下以圖進取。幸夏侯霸歸降。可作鄉導官。臣願領王師。效丞相之志。克復中原。重興漢室。雖萬死不辭也。尚書令費禕諫曰。近者。蔣琬董允皆相繼而亡。蜀中缺官。伯約只宜藏器待時。以候天命。維曰。不然。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似此遷延日月。何時恢復中原也。禕又

曰。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等皆不如
丞相多矣。丞相尚不能恢復中原。何況我等
耶。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勿望徼倖。以決
成敗也。如一舉不成。悔之何及。維又曰。吾世
居隴上。深知羌胡之心。及西方風俗。吾今若
往。外結羌胡。內招庶民。雖未能克復中原。自
隴以西。可斷而有也。後主曰。卿既欲伐魏。可
盡忠竭力。勿墮銳氣。以負朕命也。於是姜維
領勅辭朝。同夏侯霸逕到漢中。計議起兵。維

曰。可遣使先去羌胡處通盟。然後出西平。近雍州。先築二城於麴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為犄角之勢。我等盡發糧草於川口。依丞相舊制。次第進兵。霸曰。山路崎嶇。進則亦難。退則不易。可緩緩行之。是年秋八月。軍需錢糧一應完備。先差蜀將句安李歆。句音鉤乃句芒之後二人。同引一萬五千兵。往麴山之前。連築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歆守西城。早有細作報與雍州刺史郭淮。淮一面令赴洛陽申報。一面遣副

將陳泰引雍州兵五萬。戰將數十員來。與蜀兵交戰。句安李歆。各築起一城。見魏兵到來。各引一軍出迎。陳泰分頭混戰。陳泰兵多將廣。句李二人兵寡將孤。不能抵敵。退入城中。泰令兵圍之。又以兵斷其漢中運粮道路。句安李歆。城中糧草欠少。郭淮自引兵亦到看。了地勢。忻然而喜。回到帳中。乃與陳泰計議曰。此城山勢高昇。必然少水。須出城取水。若斷其上流。蜀兵皆渴死。泰曰。然。淮遂令軍士

掘土。堰斷上流。城中果然無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雍州兵圍之甚急。歆死戰不能出。又敗入城去。軍士枯渴。安與歆曰。姜都督之兵。至今未到。不知何故。歆曰。我捨一命。殺出城求救何如。安曰。善。李歆遂引數十騎。開了城門。殺將出來。雍州兵四面圍合。歆奮死衝突。方纔得脫。只落的獨自一人。身帶重傷。餘皆沒於亂軍之中。是夜北風大起。陰雲布合。天降大雪。因此城內蜀兵分糧聚雪。以度日月。

却說李歆撞出重圍。從西山。小路。行了兩日。正迎姜維人馬。歆下馬伏地告維曰。麴山二城。皆被魏兵圍困。絕其粮道。斷其泉水。幸得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日。甚是危急。維曰。吾非來遲。為聚羌胡之兵未到。因此悞了。遂令人送李歆入川養病。維問夏侯霸曰。若等羌胡兵到麴山二城盡皆陷矣。吾料雍州兵。必然盡來圍困麴山。又斷糧道。雍州之城定然空虛。將軍可引兵逕往牛頭山抄在雍州之

後。郭淮陳泰。必回救之。此圍自解矣。乃困魏救漢之法也。魏兵兩頭不能救應。則雍州可得耳。維喜曰。此計最善。於是姜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却說陳泰見李歆殺出陣去了。乃與郭淮曰。蜀兵大隊在後。不來救者。爲羌胡之兵未遲也。若羌胡兵齊備到來。必逕取雍州也。今李歆着告急於姜維。維料吾大兵皆在麯山。必抄牛頭山襲吾之後也。將軍可引一軍。去取洮水。洮音滔 斷絕蜀兵糧道。吾分兵

一半。逕出牛頭山擊之。彼若知糧道已斷。必然自走矣。郭淮從之。遂引一軍暗取洮水。陳泰引一軍逕往牛頭山來。却說姜維兵至牛頭山。忽聽的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其去路。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襲吾州。吾州吾已等候多時矣。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陳泰。泰揮刀而迎。戰不三合。泰敗走。維揮兵掩殺。雍州兵退回。占住山頭。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令兵搦戰。不分勝負。是夜

夏侯霸與姜維曰此處只可一時遇兵不是久停之所也連日交戰不分勝負此乃誘兵之計耳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圖正言之間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斷其粮道維大驚曰軍中無糧安得生也慌令夏侯霸先退維自斷後緩緩而退陳泰已自知了分兵五路赶来維獨拒五路總口戰住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水之時郭淮引兵殺来維引兵往来衝突魏兵阻其去路

寇如鐵桶。維奮死殺出。折兵太半。飛奔上陽平關来。前面又一軍殺到。為首一員大将縱馬橫刀而出。那人生的圓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上生一肉瘤。瘤上生數十根黑毛。乃司馬懿長子。驃騎将軍司馬師也。維大怒曰。孺子安敢阻吾歸路耶。拍馬挺鎗。直来刺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殺敗司馬師。維脫身逕奔陽平關来。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司馬師又来搶關。兩邊伏弩齊發。一弩發十矢。皆是鐵

箭。箭頭上皆有毒藥。乃是武侯所傳之法也。未知司馬師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戰徐塘吳魏交兵

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郭淮飛報入朝。魏主與司馬懿商議停當。懿遣長子司馬師。引兵五萬。前來雍州助戰。師聽知郭淮敵退蜀兵。師料蜀兵勢弱。就來半路擊之。只赶到陽平關。却被姜維用武侯所傳連弩法。於兩邊暗伏。連弩百餘張。一弩發十矢。皆是藥箭。師正

引兵追之。兩邊弩箭齊發。前軍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於亂軍之中。逃命而回。於是趙山城中。蜀將句安。見援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兵數萬。回漢中訖。收聚軍馬。託疾不出。司馬師折兵極多。自還洛陽。管理朝政。至嘉平三年秋八月。司馬懿染病至重。遂喚二子至榻前。囑曰。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以吾有異志。吾何敢馬。吾死之後。汝二人善事主人。勿生他意。須

我清名。但有違者。乃大不孝之人也。言訖而逝。後人有詩曰

開言崇聖典。用武若通神。三國英雄士。四朝經濟臣。屯兵驅虎豹。養子得麒麟。諸葛常談羡。能田天地春

於是。司馬懿身亡。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二人申奏魏主曹芳。芳封師為大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封昭為驃騎上將軍。卻說吳主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於吳

赤烏四年身亡。（即蜀漢延熙四年也）遂立次子孫和為太子。乃瑯琊王夫人所生。因與全公主不睦。被公主譖之。權廢了和。憂氣而死。又立三子孫亮為太子。乃潘夫人所生。此時丞相陸遜已亡。一應大小事務。皆歸於諸葛恪。太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湧濤。平地水深八尺。吳主先陵。所種松柏。盡皆拔起。直飛來建業。城南門外。倒卓于道上。吳主權。因此受驚成疾。次年四月內。權愈加沉重。乃封

諸葛恪為太傅。呂岱為大司馬。一同召入榻前。囑以後事。囑訖而薨。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歲。乃蜀漢延熙十五年也。後晉史官平陽侯。陳壽評曰

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自能專擅江表。以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枝葉陵遲。遂

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後人又詩曰

紫髯碧眼號英雄。能使臣僚肯盡心。二十四年興大業。龍盤鳳踞在江東。

却說。諸葛恪秉政。立孫亮為帝。大赦天下。改元大興元年。謚權曰。大皇帝。葬於蔣陵。早有細作探知其事。報入洛陽。司馬師聞知孫權已死。遂議起兵伐吳。尚書傅嘏音古諫曰。吳為寇六十餘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同濟。兼有長

江之險。先帝累次征伐。皆不遂意。不如各守邊疆。惜軍愛民。此為上策。師曰。天道三十年一變。豈得常為鼎峙乎。吾欲伐吳。立心久矣。
今乘孫權新亡。孫亮劣弱。正欲伐之。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南郡。征東將軍胡遵。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毋音吳引兵十萬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弟司馬昭。為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司馬昭兵至東吳邊界。屯住人馬。乃喚王昶胡遵

毋丘儉。到帳中計議曰。東吳最緊要之處。惟東興郡也。今他築起大堤。左右又築兩城。以防巢湖後面攻擊。諸公多要仔細。遂與王昶毋丘儉曰。你二人各領十萬兵。列左右。且未可進發。待吾取了東興郡。那時一齊進兵未遲。昶儉二人受令而去。昭遂令胡遵諸葛誕二人為先鋒。同領三路兵前去。先搭浮橋取東興大堤。若奪得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遵誕二人。領兵來搭浮橋。卻說太傅諸葛恪。聽知

魏兵三路而來。遂喚諸將曰。今邊關三路飛報。說司馬昭為大都督。先令胡遵自取東興。搭起浮橋。見屯兵於堤上。攻打二城。又令王昶攻南郡。見勒兵於界首下寨。又令毋丘儉攻武昌。亦在界首下寨。如此之危。諸公有何策。先救何處。平北將軍丁奉曰。東吳緊要處所。盡在東興。若東興有失。南郡武昌危矣。彼必併力取東興。此二路皆看消息何如。便乘勢進兵也。恪曰。此妙論也。正合吾意。汝就引

三千水軍從江中去。吾後令呂據唐咨劉纂各引一萬馬步兵。分三路而來接應。但聽的連珠砲響。一齊進兵。吾自引大軍後至。丁奉得令。即引三千水兵。分作三十隻船。正遇北風。連夜順風。望東興而來。卻說胡遵。諸葛誕。渡過浮橋。屯軍於堤上。差桓嘉韓綜攻打二城。左城中乃吳將全懌守之。右城中乃吳將劉畧守之。此二城高峻堅固。急切攻打不下。全劉二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

却說。胡導諸葛誕。在徐塘地名下寨。天降大雪。甚是嚴寒。二人設席高會。諸將環立。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遵出寨視之。見船將次傍岸。每船上只有百人。遂還帳中。與諸葛誕曰。不過三千人耳。何足道哉。只令部將哨探。二人仍前飲酒。却說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乃與部將曰。大丈夫立功名。取富貴。正在今日。遂令衆軍脫去衣甲。卸了頭盔。不用長鎗大戟。止帶短刀。魏兵見之大笑。更不

准備。忽然連珠砲響。丁奉拔船近岸。奉扯刀
當先。一躍上岸。衆軍皆拔短刀。隨奉砍入寨
來。魏兵措手不及。韓綜急拔帳前大戟迎之。
奉搶入懷内。一刀斬之。桓嘉從左邊轉出。綽
鎗刺丁奉。被奉挾住鎗杆。嘉棄鎗而走。奉一
刀飛去。正中左肩。砍倒在地。奉趕上。就以鎗
刺之。三千吳兵在魏寨中。左衝右突。砍到中
軍。胡遵。諸葛誕。早上馬奪路而走。魏兵齊奔
上浮橋欲過。浮橋摧裂。落水死者無數。車仗

馬匹。軍器數萬。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王昶。毋丘儉。聽知東興兵敗。亦勒兵而退。却說諸葛恪引兵至東興。收兵賞勞了畢。乃聚諸將曰。司馬昭兵敗北歸。正好乘勝恢復中原。以成一統大業。遂傳令進兵。一面遣使持書入蜀。求姜維進兵。攻其北面。許以平分天下。恪隨起大兵二十萬。來伐中原。臨行時。忽然見一道白氣。從地而起。遮斷三軍。並皆不見。諸葛恪驚墮下馬。衆將急救。未知吉凶。且聽下

田分解

孫峻謀殺諸葛恪

卻說衆將救起諸葛恪。扶在馬上。恪問其故。有中散大夫蔣延告曰。此氣乃白虹也。主喪兵之兆。太傅只可回朝。不宜伐魏。恪大怒曰。汝安敢出不利之言。慢吾軍心。叱武士斬之。衆皆告免。遂貶蔣延爲庶民。仍催兵前進。丁奉曰。魏以新城爲諸路隘口。若先取得此城。司馬師破膽矣。恪大喜。即催兵直打新城。守

城牙門將軍張特。見吳兵大至。閉門堅守。恪令兵四面圍之。早有流星馬報入洛陽。說司馬昭三路兵敗而走。吳兵見令乘勢入寇。司馬師自責曰。非他人之罪。乃吾之過也。如何當之。主簿虞松曰。令諸葛恪圍困新城急切攻打不下。且未可與戰。吳兵遠來。人多粮少。待粮盡自走也。可令毋丘儉引兵拒住。任他搦戰。只不與交鋒。不過數月。軍馬懈怠。自然思歸。那時擊之。必全勝矣。還當隄防蜀兵又

出。師曰。然。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入寇。毋丘儉胡遵拒住吳兵。却說諸葛恪連月攻打新城不下。立斬數將。衆皆奮力登城。攻打東北角。城將待陷。張特在城中定一計。乃令舌辯之士一人。到吳寨。見了諸葛恪。恪怒曰。如何不早降。其人告曰。魏主王法太重。若遇困城。守城將堅守一百日。若無救兵至。出城降者。家族不坐罪。今已九十餘日。望乞再容數日。其主將盡率軍民來降。今先具

花名呈上。恪遂深信之。收了軍馬。遂不攻城。原來張特用緩兵之計。哄退吳兵。即時折城中房屋。於破城處脩補完備。次日張特登城大罵曰。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粮。豈肯降吳犬耶。儘戰無妨。恪大怒。挈刀催兵打城。城上亂箭射下。恪額上正中一箭。飜身落馬。諸將救恪還寨。金瘡舉發。軍士皆無戰心。又因天氣亢炎。人皆飲汚水。病者無數。恪金瘡稍可。自起欲催兵攻城。營吏告曰。人皆有病。安能戰

乎。恪怒叱退。再說病者斬之。衆軍聞知。各逃無數。人報恪曰。都尉蔡林。自引一軍。投魏去了。恪大驚。自乘馬遍視各營。人皆果然黃腫。死者無數。遂傳令勒兵還吳。早有細作報知毋丘儉。儉盡起大兵隨後掩殺。吳兵大敗而歸。恪甚羞慙。託金瘡病不入朝。見只還私宅。吳主孫亮。自幸問安。文武官僚。皆來拜見。恪恐多官議論。先將心腹官負過失。輕則發遣邊方。重則斬首示衆。於是內外官僚。無不悚

愳。又令心腹將張約朱恩管御林兵。以為牙
爪。卻說孫峻字子遠。乃孫堅弟孫靜曾孫。孫
恭之子也。權甚愛之。命掌御林軍馬。聞知諸
葛恪。令張約朱恩二人。掌御林軍馬。峻心中
大怒。忽報太常卿滕胤入見。峻接入禮畢。胤
曰。諸葛恪權柄太重。殺害公卿。將有不仁之
心。何不早圖之。峻曰。我知之矣。可奏聞天子。
於是孫峻滕胤入奏吳主孫亮。亮曰。朕見此
人。甚是恐怖。寢食不安。欲制之。未得其便。今

卿等果有忠義當寄圖之。孫子遠既掌內兵。可以圖也。儼曰。陛下設席請恪。壁中暗伏武士。擲盃為令。就席間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卻說諸葛恪自淮南回宅。心神恍惚。動止不安。忽一日步行至中堂。見一人披麻掛孝而入。恪急叱問之。其人大驚無措。恪令拏下拷問。其人告曰。某乃孝子也。新喪父親。入城請僧追薦。初見是寺院而入。卻不想是太傅之府。卻怎生來到此處也。恪大怒。捉守門軍問

之。軍士告曰。某等數十人。皆持戈戟把門。安歇一刻有離。並不見一人入來。恪大疑。皆斬之。是夜恪睡臥不安。忽聽的正堂中。聲響如同霹靂。恪自出視之。見中梁折為兩段。陰風習習。悲切啾啾。但見孝子與數十人。各提頭索命。恪驚倒在地。良久方甦。次日盥音管漱間水血臭。恪叱侍婢換水。連換數盆。皆臭無異。恪大怒。立斬侍婢。又令取衣穿。侍婢進衣。亦有血臭。連換數次。其臭無異。恪惆悵不已。忽

報有使至。宣太傅赴宴。恪令安排車仗。方欲出府。有黃犬啣恪衣服。嚶嚶作聲。如哭之狀。恪曰。犬不欲我入朝乎。遂坐。少時又起。犬又啣衣。如此者三次。恪怒曰。犬戲吾也。令左右逐出。遂乘車出府。車前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練沖天而去。恪問左右曰。莫非不祥。從者曰。吉慶之兆也。主公勿疑。恪至宮門。一人拜迎於地。曰。太傅尊體欠安。且請回府。恪視之。乃武衛將軍孫峻也。此是峻見恪有疑色用其言穩之恪不疑

恪曰。吾自見天子。又行到數十步。見心腹將張約忽進車前密告曰。今日宮中設宴。未知好歹。主公不可入也。恪心中大疑。遂令回車。回不到十餘步。滕胤乘馬至。胤忙下馬。近車前曰。太傅何故便回。恪曰。吾忽然腹痛不可見天子。胤曰。朝廷為太傅軍回。不曾面敘。故請赴宴議事。太傅雖感貴恙。可免强見之。恪從其言。同胤入後殿。吳主孫亮接入禮畢。曰。朕久不見卿。欲議一密事也。恪奏曰。何事。亮

曰。且飲幾杯。遂令孫峻把盞。恪心疑推托曰。
病軀未可。不能飲酒。峻曰。太傅府中。常服藥
酒。飲之可乎。恪曰。此酒可也。峻令恪心腹人。
即取恪自製藥酒到。恪方纔放心飲之。酒過
數巡。吳主孫亮託事先出。峻下殿脫了長服。
着短衣。內披環甲。手提利刃。上殿大呼曰。天
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杯於地。欲拔
劍迎之。頭已落地。張約見峻斬恪。揮刀轉來
迎之。峻閃過時。刀尖傷其左指。峻轉身一刀。

砍中張約右臂。武士一齊擁出。砍倒張約。剁爲肉泥。朱恩欲走。亦被殺之。岐大聲而言曰。諸葛恪吾已奉詔斬之。並不管汝等官軍之事。於是恪手下之人。皆安心不戀。岐令薰掃血地。復請天子宴飲。令人用蘆席包恪屍首。又用篾束之。用小車載出。棄于城南門外石子岡亂塚坑內。（今爲亂葬坑也）却說諸葛恪妻。正在房中。心神恍惚。動止不寧。忽一婢女入房。恪妻問曰。汝遍身如何血臭。其婢反目切齒。飛

身跳躍。頭撞屋梁。口中大呌曰。吾乃諸葛恪也。被姦賊孫峻謀害。恪合家老𦶇。驚惶號哭。鬧於四遠。不時軍馬忽至。將恪合家。縛於市曹斬之。夷其三族。恪未死之先。江南小兒謡言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於河相救成子閤。成子閤者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落帶恪果以蘆蓆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于此岡矣恪死於吳建興二年冬十月也。昔日諸葛瑾在時。見恪聰明盡顯於外。嘆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果然

應之。又有魏光祿大夫張緝。曾對司馬師曰。諸葛恪不久死。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何能久乎。亦中其言。後人有詩曰

堪笑當年諸葛恪。聰明好殺美朝綱。不祥屢現心無悟。蓆捲投屍石子岡

又評曰

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矜己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

有哉。滕胤屬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綝凶豎盈溢。固無足論。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宜哉

却說孫峻殺了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為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柄盡歸于孫峻矣。却說姜維在成都。聞諸葛恪訃音。遂入朝奏准後主。復起大兵伐魏。早有細作報知司馬師。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姜維討因司馬昭　二犯中原

蜀漢延熈十六年秋。衛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翼為左右先鋒。夏侯霸為參謀。張嶷為都轉運糧使。又出陽平關伐魏。維與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還。今若再出。必有准備。公有何高見。先取何處為本也。霸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廣。若先取之。是可為本。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胡兵不至。今

可先遣人。會合羌胡於隴右。然後進兵。出石營。（地名）從董亭。（地名）直取南安。維喜曰。公言甚妙。正合吾意。遂遣郤正為使。齎金珠蜀錦。入羌胡結好羌王。令先進兵於隴右。羌王迷當（王名）得了禮物。又念先主之恩。武侯之德。遂從姜維之請。起兵五萬。令羌胡將餓何燒戈。（羌胡將名）為大先鋒。殺奔南安來。却說魏左將軍郭淮。飛奏到洛陽。司馬師因弟司馬昭。新從淮南敗回。未敢教去。時有輔國將軍徐質出曰。顧

往。師昔知徐質英雄過人。心中大喜。即令徐質為先鋒。又令司馬昭為大都督。領兵來隴西。與郭淮退蜀兵。却說姜維引兵。正過董亭。遇見魏兵。兩軍列成陣勢。魏兵吶喊一聲。徐質出馬。使開山大斧。蜀陣中廖化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回。張翼縱馬挺鎗而迎戰不數合。又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退三十餘里下寨。司馬昭亦收兵回。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徐質何等人也。霸曰。乃司馬昭

手下一勇夫耳。維曰。公以何策擒之。霸曰。來日出戰再詐敗而走。却用埋伏之計。必然勝矣。維曰。昭乃仲達之子。豈不知兵法。若地勢掩映。必不肯追。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粮道。今却用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遂喚廖化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計。領兵去了。維霸二人自引兵。於路撒下鐵蒺藜。寨外多竪鹿角。示以久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人報知司馬昭。說蜀兵在

鐵籠山後。大用木牛流馬。搬運粮草。以為久計。只待羌胡策應。昭喚徐質曰。昔日全勝者。乃斷彼糧道也。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汝今夜引五千精兵。斷其糧道。蜀兵自退矣。當日初更。徐質引兵望鐵籠山而來。果見百餘蜀兵。驅駕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來。徐質當先攔住。一聲喊起。魏兵掩殺過去。蜀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一半兵追來。追不到十里。前面車仗

横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折開車仗。忽兩邊火起。質復上馬而回。後面山僻窄狹處。亦有車仗。火光迸起。質等冒煙突火而走。忽一聲砲響。兩路兵殺出。左乃廖化。右乃張翼。大殺一陣。魏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走。人困馬乏。正奔走之間。前面一枝兵殺到。質視之。乃蜀漢衛將軍姜維也。質大驚無措。被維一鎗刺倒馬。徐質落地。被衆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人皆降之。霸

將魏兵衣甲馬匹。令蜀兵穿了。馬就令騎坐。張打魏兵旗號。從小路逕奔回魏寨來。魏兵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起。司馬昭大驚。急上馬走時。前面廖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待上鐵籠山據守。原来此山。只有一條路。四下皆險峻難上。其山止有一泉。只彀百餘人飲之。此時司馬昭手下。有六千餘人。見山上泉水不敷。又被姜維絕其路口。昭

見無水。人馬枯渴。仰天長嘆曰。吾死於此地矣。主簿王翰曰。昔者。耿公受困。拜井而得甘泉。將軍可效之。昭從其言。遂上山頂。泉邊再拜而祝曰。今昭。奉天子明詔。命退蜀兵。不想誤中奸計。退上此山。以俟救兵。令隨行軍士。雖帶小人各稍帶糧米。奈何人馬缺水為飲。若昭合死。令泉水枯渴。昭自當刎頸。教部兵盡降。如壽祿未終。願蒼天早賜甘泉。以活衆命。於是司馬昭祝畢。泉水湧出。取之不竭。曰

此人馬不死。却說姜維在山下困定。乃喚土人問之。土人告曰。此山惟有一泉。止容百人飲之。人多則泉水不敷。維曰。昔日丞相。不曾提住司馬懿。吾深為恨。今司馬昭必被吾所擒矣。却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上。欲提兵來救。陳泰曰。姜維會合羌胡兵。欲先取南安。今羌胡兵已到。將軍若撤兵去救。羌胡兵必乘虛襲其後也。可先令人詐降羌胡。於中取事。先退了此兵。方可去救司馬將軍

也。郭淮從之。遂就令陳泰引五千兵。逕到羌胡寨内。解甲而入。泣拜曰。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殺泰之心。故来投降。共扶漢室。羌王迷當曰。你来投降。有何功勞。泰曰。郭淮軍中。大小虛實。俱皆知之。只令夜間願引一軍前去刼寨。便是功勞。如兵到魏寨。自有内應。迷當大喜。遂令餓何燒戈引兵五千。同陳泰来刼魏寨。餓何燒戈教陳泰兵在後。却教泰引羌胡兵為前部。是夜二更。逕到魏寨。寨門大開。陳

泰一騎馬先入。餓何燒戈驟馬挺鎗入寨之時。只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跌入陷坑裏去。陳泰從後面殺来。郭淮從左邊殺来。羌胡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餓何燒戈自刎而死。郭淮陳泰。引兵逕殺入羌胡寨中。迷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被魏軍擒之。来見郭淮。淮慌下馬。親去其縛。用好言撫慰曰。朝廷知汝忠義。欲併力滅寇。今何故助蜀人耶。迷當慙媿伏罪。淮令迷當招安羌胡兵回

重加賞賜。死者塟埋。准說迷當曰。公若肯為前部去解鐵籠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贈。迷當從之。遂引羌胡兵在前。魏兵在後。逕奔鐵籠山來。時值三更。先令人報知姜維。維大喜。教請入相見。却說魏兵多半雜在羌胡部內。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皆在寨外屯住。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維霸二人出迎。魏將不等迷當開言。就從背後殺將起來。維大驚。急上馬飛奔而走。羌魏之兵

一齊殺入。蜀兵四紛五落。各自逃生。姜維手無器械。腰間止有一副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壺。維望山中而走。背後郭淮引兵趕來。淮見姜維手無寸鐵。乃驟馬挺鎗追之。看看至近。維虛拽弓絃。連響數次。淮躲幾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掛住鎗。拈弓搭箭射之。維急閃過。順手接了那枝箭。就扣在弓絃上。待淮追近。望面門上儘力射去。淮應絃落馬。維回馬來殺郭淮。未知郭淮性命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師廢主立君

却說。姜維射中郭淮翻身落馬。維勒回馬來殺淮時。魏軍驟至。維下手不及。止奪得淮鎗而去。魏兵不敢來追。急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途而回。姜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上收劄不住。自回漢中。雖然兵敗。却射死郭淮。殺死徐質。挫動魏國之威。將功補罪。却說。司馬昭犒勞

羗胡兵。回本土去了。昭班師還洛陽。与司馬師。縱橫朝廷之上。大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但見師上殿。戰慄不已。如針刺背。一日芳設朝。見師帶劍上殿。芳慌下榻迎之。師笑曰。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臣聽奏事。須臾羣臣奏數件事。盡皆是司馬師剖斷。不時朝退。師昂然下殿。乗車出內。前遮後擁。不下數千軍馬。芳退到後殿。顧左右止有三人。乃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

緝乃張皇后之父。魏主曹芳皇丈也。芳叱退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議。芳執緝手而哭曰。朕先帝在日。司馬太傅懿也安敢如此。司馬師今視朕如小兒。覷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言訖大慟。李豐奏曰。陛下勿憂。臣雖不才。天下頗有聲名。以陛下之明詔。聚四方之英雄。以勦此賊。夏侯玄奏曰。臣兄夏侯霸。非反。因懼司馬師弟兄而投西蜀。今若剿除此賊。臣兄必回也。臣乃國家舊戚。安敢坐

視奸賊也。芳曰。但恐不能耳。三人皆痛哭而奏曰。臣等願捨三族以報陛下。芳脫下龍鳳汗衫。咬破指尖寫了血詔。授與張緝。乃囑曰。朕武祖皇帝誅董承。蓋為此也。卿等甚是忠義。勿泄於外。豐曰。陛下何故出此不利之言。臣等非董承之輩。司馬師安能比武祖也。陛下勿疑。三人辭出。東華門左側。正見司馬師帶劍而來。從者數百人。皆持兵器。三人立於道傍。師問曰。汝三人何故出遲。李豐曰。聖上

在內庭看書。我三人侍讀。師又曰。所看何書

豐曰。乃夏商周三代之書。師曰。上見此書。問

何故事。豐曰。天子所問伊尹扶湯。周公攝政

之事。我等皆奏曰。今司馬大將軍。即伊尹周

公也。師冷笑曰。汝等豈將吾比伊尹周公耶。

其心實猜吾爲王莽董卓耳。三人皆曰。我等

乃將軍門下之人。安敢如此。師怒曰。汝等乃

口諛之輩。適間與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

三人應曰。實無此狀。將軍勿疑。師叱之曰。汝

三人淚眼尚紅。如何詐說。夏侯玄知事有泄。乃忿然大罵曰。吾所哭者。爲汝挾天子以令諸侯。視人如草芥。威震其主耳。師大怒。喝武士來捉夏侯玄。玄揎拳裸袖。逕擊司馬師。拳未及到面。一人手舉處。鐵槌打倒夏侯玄。師叱搜之。於張緝身上。搜出一龍鳳汗衫。上有血字。左右呈與司馬師。師視之。乃是密詔。師看其詔曰

司馬師弟兄。共持大權。將圖簒逆。所行詔

制。皆非朕意。望各部官兵將士。同仗忠義。討滅無端。匡扶社稷。天下幸甚

司馬師看畢。勃然大怒曰。原來汝等謀吾三族耶。吾以忠義之心待人。反招此禍。遂令將三人腰斬於市。盡夷三族。家私散與御林軍。李豐夏侯玄。罵不絕口。比臨東市中。牙齒盡被打落。各人含糊數罵而亡。師直入後宮。魏主曹芳。正與張皇后商議此事。皇后曰。但內庭耳目頗多。倘事泄漏。必累妾矣。遂相抱而

哭怨見師入。皇后驚倒在榻下。師按劍與芳曰。臣父立陛下為君。不在周公之下。臣今事陛下。亦與伊尹何別乎。今反以恩為讎。以功為過。視臣如王莽董卓之輩何也。芳曰。朕無此心。師袖中取出汗衫。擲之於地曰。此誰人作耶。芳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戰慄而答曰。皆他人之所逼也。朕豈敢有此心耳。師曰。妄誣大臣造反者。當加何罪。芳默然無語。師再三逼迫。芳跪告曰。理合擔罪。反坐。望大將軍恕

之。師曰。陛下請起。國法未可就廢也。芳曰。其
人安在。師曰。三人已斬。乃指張皇后曰。此是
張緝之女。理當除之。叱左右提出。芳大哭而
告。師拂袖出內曰。此輩害吾。豈得免之。無毒
不丈夫也。不時張皇后在東華門內。被司馬
師用白練絞死。魏主曹芳大慟不已。師盡滅
三族。此乃曹操之報應也。後人有詩曰

當年獻帝正君臣。伏后哀哉盡滅門。司馬

今朝依此例。天教還報在兒孫

又詩曰

奸臣篡國家堪傷。離別君王伏后亡。天理

昭然施報應。故令張氏亦遭殃

次日司馬師大會羣臣。曰。今主上荒淫無道。

褻近娼優。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如漢

之昌邑。不能主天下。吾謹按伊尹霍光之法。

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如何。衆皆應

曰。大將軍行大聖伊霍之事。所謂應天順人。

誰敢違命耶。師大喜。遂同多官入永寧宮。奏

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廢主。欲立何人爲君也。師曰。臣觀彭城王曹據聰明仁孝。可以爲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也。今若立爲君。我何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髦。乃文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從長計議。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召之。衆視之。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孚極忠義。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去了。遂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責之曰。汝荒淫

無度。褻近娼優。不可承天下。當納下璽綬。復
齊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宣召不許入朝。芳泣
拜太后。納了國寶。乘王車大哭而去。只有數
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次日人報高貴鄉公
已到。公名髦。字彥士。乃文帝之孫。東海定王
霖之子也。文武官僚。即備鑾駕於南掖門外
拜迎。髦忙來答禮。太尉王肅曰。主上不當答
禮。髦曰。吾亦人臣也。安敢不答禮乎。文武扶
髦上輦入宮。髦辭曰。太后召命。不知為何。吾

安敢乘輦而入耶。遂步行。至太極殿東堂。司馬師迎着。髦先下拜。師急扶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太后曰。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欲以御寶授之。今果然應矣。汝可為天下之主。當恭儉節用。布德施仁。勿辱先帝也。髦再三堅辭。師令文武請髦出太極殿。是日遂立為新君。改嘉平六年為正元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帶劍上殿。文武百官。各有封賜。時正元二年。

有細作飛報。說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為名。興兵造反。前來討罪。司馬師聞知大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文鴦單騎退雄兵

正元二年。正月間。揚州都督鎮東將軍。領淮南軍馬毋丘儉。字仲聞。河東聞喜人也。儉聽知司馬師廢了曹芳。立曹髦為君。心中大恨。無計可施。有長子毋丘甸。曰。父親官居方面。司馬師廢主專權。國家顛覆。有壘卵之危。安

可晏然自守。將受四海生靈之唾罵矣。儉大喜曰。吾兒之言是也。遂請刺史文欽。欽乃曹爽門下客。欽見儉請。即來拜謁。儉邀入後堂禮畢。儉坐間流淚不止。欽問其故。儉曰。司馬師專權廢主。天地反覆。安得不傷心乎。欽曰。都督鎮守方面。若肯仗義討賊。欽當捨死相助。欽中子文淑。小字阿鴦。馬上使鞭鎗。有萬夫不當之勇。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報讐。今可起兵急去。不可遲也。儉大喜。即時遂

酹（音類）酒為誓。二人詐稱有太后矯詔。聚淮南小大官兵將士。皆入壽春城。立一壇於西。宰白馬歃血為盟。宣言司馬師大逆。今奉太后密詔。令盡起淮南軍馬。仗義討賊。衆皆悅服。摘老弱之兵守壽春。儉提兵六萬。屯於項城。文欽引兵二萬在外為遊兵。往來接應。儉移檄文去諸郡。令起大兵。却說司馬師左眼肉瘤。不時疼痒。乃請太尉王肅。計議軍機。師肉瘤痛甚。醫官看視。用刀割之。以藥封閉。連日

不出。忽有淮南告急。師請王肅求計。肅曰。昔關公有向北爭之心。孫權令呂蒙襲取荆州。撫恤將士家屬。曰此關公軍勢瓦解。今淮南將士家屬。皆在中原。可急撫恤。再斷其歸路。必有土崩之勢矣。師曰。公言極善。但吾新割肉瘤。不能自往。若命他人。心又不穩。時中書侍郎鍾會。在側言曰。淮楚之兵强。其鋒甚銳。若遣人領兵去退。多是不利。倘有疎虞。則大事廢矣。師驟然而起曰。非吾自往。不可破賊。遂

留弟司馬昭。守備洛陽。總攝朝政。師拜辭魏主。乘輭輿。帶病東行。令鎮東將軍諸葛誕。總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取壽春。又令征東將軍胡遵。領青州諸軍。出譙宋之地。絕其歸路。又遣荊州刺史監軍王基。領前部兵。先取鎮南之地。師領大軍。屯於襄陽。聚文武于帳下商議。光祿勲鄭褒曰。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世情。文欽有勇而無計策。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氣正盛。不可輕敵。只宜深溝高壘

以挫其鋭。此亞夫之長策也。監軍王基曰。不可。淮南之反。非軍民思亂也。皆因毋丘儉勢力所逼。不得已而從之。可火速攻擊。若大軍一至。必然瓦解矣。師曰。此言甚妙。遂進兵于濦水之上。中軍屯于濦橋。基曰。南頓極好屯兵。可星夜取之。若遲則毋丘儉必至矣。師遂令王基引前部兵。來南頓城下寨。却說毋丘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衆商議。先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兵。若

魏兵先占。難以起遣。可速取之。儉曰。然。遂起兵投南頓來。正行之間。前面流星馬報。南頓已有人馬下寨。儉不信。自到軍前視之。果見旌旗遍野。營寨整齊。儉回到軍中。無計可破。忽一人報曰。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了。儉大驚曰。壽春若失。吾歸何處。是夜退兵回項城。司馬師見毋丘儉軍退。聚多官曰。當用何策。尚書傅嘏曰。令儉兵速退。憂吳人襲壽春也。必回項城。分兵守之。將軍可令一軍。

取樂嘉城。一軍取項城。一軍取壽春城。則淮南之卒。自然瓦解。兗州刺史鄧艾。其人足智多謀。若領兵逕取樂嘉。更以重兵應之。破逆賊不難矣。師從之。急遣使持檄文。教鄧艾起兗州之兵。來破樂嘉城。師後引兵。到彼會合。却說。毋丘儉在項城。不時差人在樂嘉城哨探。只恐有兵來。忽文欽到。儉以此事告知。欽曰。都督勿憂。我與拙子文鴦。只消五千兵。敢保樂嘉城。以退奸雄也。儉大喜。欽遂就領兵

五千。同子文鴦。投樂嘉來。前軍回說。樂嘉城西。皆是魏兵。約有數萬。遙望中軍。白旄黃鉞皂蓋朱旛。簇擁虎帳。內豎一面錦繡帥字黃旗。必是司馬師也。安立營寨。尚未完備。文鴦年方十八。身長八尺。懸鞭立于父側。聞知此語。乃告父曰。趁彼營寨未成。可分兵兩路。左右擊之。可全勝也。欽大喜曰。何時可去。鴦曰。今夜黃昏。父親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南殺來。兒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北殺來。三更時分。要

在魏寨會合。欽從之。當晚分兵兩路。且說文鴦全裝慣帶。腰懸鋼鞭。綽鎗上馬。遙望魏寨而進。是夜。司馬師兵到樂嘉城。等鄧艾未至。就此處下寨。師為眼上新割肉瘤。瘡口疼痛。卧于帳中。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護。三更時分。忽然寨內。喊聲大震。人馬亂動。師急問之。人報曰。一軍從寨北。斬圍直入。為首一將。勇不可當。師大驚。心如烈火。眼珠從瘡口內迸出。血流遍地。痛不可忍。又恐有亂軍心。口咬被

頭而忍。被皆交爛。乃傳令曰。敢有亂者斬之。原来文鴦。軍馬先到。一擁而進。在魏寨中。左衝右突。到處逕過。人莫敢當。有相拒者。鎗搠鞭打。死者無數。鴦只望父親到為外應。並不見到。數番殺至中軍。皆被弓弩射回。文鴦在寨中。殺到天明。只聽的北邊鼓角喧天。鴦回顧從者曰。父親不在南面為應。却從北至。何也。鴦縱馬看時。只見一軍。行如猛風。為首一將。乃義陽。棘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躍馬

橫刀。大呼曰。反将休走。鴦大怒。挺鎗迎之。戰有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正鬭之間。魏兵大進。前後夾攻。鴦部下之兵。各自逃散。只鴦單騎。衝開魏兵。望南而走。背後數百員魏将。抖擻神威。驟馬追來。将至樂嘉橋。看看追上。鴦忽然勒回馬。大喝一聲。衝入魏将隊中來。鋼鞭起處。魏将紛紛落馬。各各倒退。鴦又緩緩而行。魏将又聚在一處。驚訝曰。此一人尚敢退我等之衆。可再追之。遂併力復來追趕。文鴦

行到樂嘉橋邊。見魏將又來追趕。鴦大怒曰。鼠輩何故不惜命也。提鞭驟馬殺入魏將叢中。鞭起處。數人落馬。鴦乃緩轡而去。魏將連追四五番。皆被文鴦殺退。後人有詩曰

昔日當陽喝斷橋。張飛從此顯英豪。樂嘉
城內應無敵。又見文鴦膽氣高

却說。文欽被山路崎嶇。迷入谷中。行了半夜比及尋路而出。天色已曉。又不知文鴦人馬所向。只見魏兵取勝。欽不戰而退。魏兵乘勢

追殺。欽引兵望壽春而走。時有尹大目。乃曹爽心腹。與文欽契厚。爽被司馬懿誅殺。故事司馬師。欽出仕淮南。尹大目見師眼珠突出。不能動止。常有殺師報爽之心。乃入帳告師曰。文欽本無反心。實乃明公心腹。令被毋丘儉逼迫。以致如此。某去說之。必然來降。師從之。大目頂盔慣甲。乘快馬來趕文欽。看看追上。乃高叫曰。文刺史見尹大目麼。欽回頭視之。大目除了盔。放于鞍前。以鞭指之曰。君侯

何不忍耐數日耶。此是大目知師將亡。故來留欽。欽不解其意。乃厲聲而罵曰。汝乃先帝之臣。不思報本。反助司馬師作惡。廢主害民不怕天耶。天不祐汝等不忠不義之賊。罵訖便欲開弓射之。大目大哭而回曰。世事敗矣。尚自努力。文欽收聚人馬。奔壽春時。被諸葛誕引兵取了。欽復回項城時。胡遵。王基。鄧艾三路兵皆到。欽見勢危。遂投東吳孫峻去了。却說。毋丘儉在項城內。聽知壽春已失。文欽

勢敗。城外三路兵到。儉遂盡撤城中之兵出戰。正与鄧艾相遇。儉令葛雍出馬。與艾交鋒。不一合。被艾一刀斬之。就突入中軍。来捉毋丘儉。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洮西敗魏兵　三犯中原

却說。鄧艾斬了葛雍。引兵殺過陣来。毋丘儉死戰相拒。江淮之兵大敗。胡遵。王基。引兵四面夾攻。毋丘儉抵敵不住。引十數騎奪路而走。前至慎縣城下。縣令宋白開門。遂設席待

之。儉大醉。被宋白令人殺之。將頭獻與魏兵。於是。淮南平定。司馬師臥病不起。喚諸葛誕入帳。贈印綬金帛。加爲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路軍馬。誕拜謝出帳。吳兵亦退。師班得勝之兵而還許昌。目痛不止。每夜只見李豐張緝夏侯玄三人索命。師心神恍忽。料命在旦夕。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昭哭拜于榻下。師囑之曰。吾今權柄。如挑千斤之擔。雖欲卸肩。不可得也。汝當謹之戒之。大事

切不可輕託他人。自取滅族之禍耳。言訖。以印綬付之。淚流如雨。昭急欲問時。師大叫一聲。眼睛迸血而死。昔正元二年。二月也。於是司馬昭掌了大權。然後發喪。魏主曹髦聞知司馬師已亡。遣使持詔到許昌。詔曰。東南未定。暫留司馬昭屯軍許昌。以爲外應。昭心中猶疑未決。鍾會曰。人心未安。不可屯此。萬一朝廷有變。悔何及也。昭從之。即起兵還屯洛水之南。髦知昭來洛水屯兵。大驚曰。必有別

故。如之奈何。太尉王肅曰。昭見領大軍。未蒙封賞。陛下可封賞以安之。髦遂命王肅持詔。封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昭入朝謝恩畢。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于昭。却說西蜀細作。哨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奏後主曰。司馬師病目而亡。司馬昭自專大權。臣累敗於司馬昭。昭知臣無能。臣請興師。恢復中原。以圖大業。如不成功。當治臣罪。後主從之。遂命姜維興師伐魏。維自到漢中。整頓軍馬。征西

大將軍張翼曰。吾蜀地淺狹。錢粮鮮薄。不宜久遠征伐。空勞民力。不如據險守分。恤軍愛民。此乃保國之計也。維曰。不然。昔日丞相未出茅廬之時。已定三分天下。然後鼎足勢成尚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恢復漢室。不幸半途而喪。以致功業未成。非不欲也。實力未及耳。今吾既受丞相遺命。當盡忠報國。以繼其志。雖至死而無恨也。今司馬師新亡。司馬昭創立未穩。若不伐之。更待何時。翼默然而退。

維遂起精兵五萬。前來伐魏。夏侯霸曰。可將輕騎先出枹（音孚）罕。（音謙）若得洮西。南安。則諸郡可定。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皆因軍出甚遲。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若火速進兵。使魏人不能隄防。必然全勝矣。於是姜維引兵五萬。逕取枹罕。兵過洮西。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經一面告知征西將軍陳泰。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兩軍相遇。陣角射住。姜維曰。吾自掌中軍。張翼在左。夏侯霸在

右。交鋒之際。吾兵倒退。汝兩軍分兩路而進。容魏兵逕進。吾軍復回。此韓信破趙之謀也。此時蜀陣背洮水布列。姜維出馬。搦魏將答話。王經引十負牙將。出而問曰。魏與吳蜀。已成鼎足之勢。汝累入寇。此真不識時務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鄰邦理宜問罪。何況是讐敵之國也。敢死戰者出馬。經回顧諸將曰。蜀兵背水爲陣。敗則皆沒於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左

右而出。來戰姜維。維戰數合。撥馬望本陣中
便走。王經大驅士卒。一齊趕來。維引兵望洮
水而走。張翼夏侯霸左右兩軍。掠邊殺入魏
兵之後。維將近水。大呼將士曰。事急矣。諸將
何不效力。衆將一齊殺回。魏兵大敗。翼霸二
人。從後殺來。把魏兵圍在垓心。維奮武揚威。
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突。殺死無數。牙將。魏
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太半。逼入洮水者無
數。斬首萬級。壘屍數里。王經引敗兵百騎。奮

力殺出。逕望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門保守。姜維大獲全功。犒軍已畢。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威聲大震。可以止之。今若前進。倘有蹉跌。此功名皆廢矣。正所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兵敗。尚欲進取。縱橫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膽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墮其志也。張翼再三諫勸。維不從。遂勒兵來取狄道城。却說雍州征西將軍陳泰。正欲起兵與王經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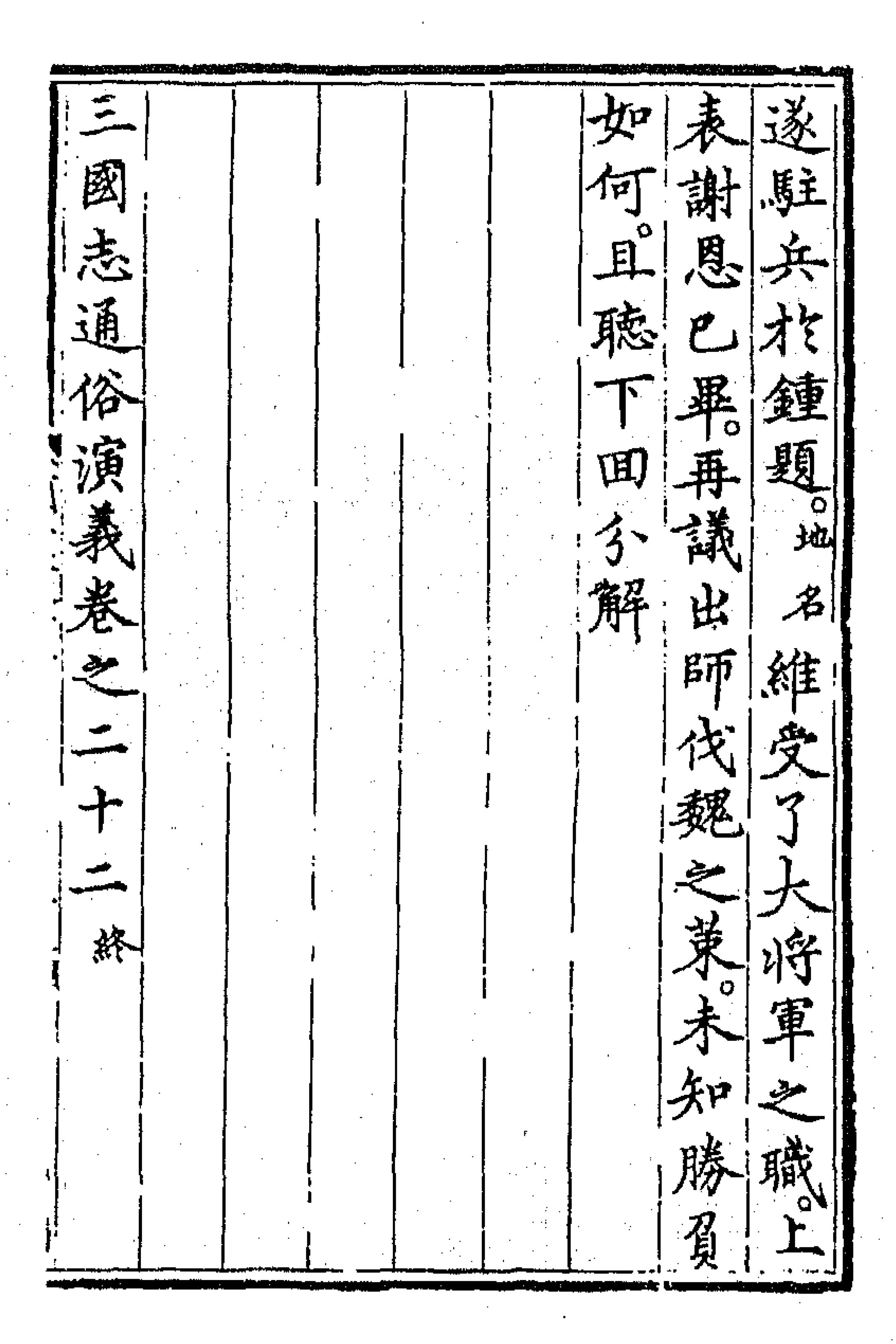
兵敗之讐。忽兗州刺史安西將軍鄧艾引兵到。泰接着禮畢。艾曰。今奉大將軍之命。特來助將軍破敵人耳。某年幼。不諳軍事。乞見教一二。泰乃聚雍凉諸將。商議曰。今姜維困狄道城。公等有何高見。參謀楚彝曰。王刺史兵敗於洮水。蜀人大勝。今若歛鬪必不能勝。不如據險保守。待蜀人自乱。方可攻之。此司馬公萬全之計也。鄧艾冷笑不言。陳泰曰。公言雖善。但時有不同。勢有不等。故也。今姜維引

兵。深入重地。正欲與我兵。交鋒原野。以求一戰之利。似當深溝高壘。避其銳氣。若與決戰使稱其意。固不可也。然吾料姜維。令洮水得勝。必進東南。據洛陽。取積穀之所。招羌胡之衆。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吾兵之大患耳。若如此。則宜守之。今彼不知此道。卻圍狄道城。其城垣高地峻。急且難攻。安能便得。空勞兵費力矣。故知姜維無謀之士也。吾今乘高附峻。陳兵於項嶺。（地名）然後進兵擊之。蜀兵必大

敗也。此所謂客主不同。時勢有異焉。艾大喜。起身拜謝曰。將軍之謀。洞貫鄧艾肺腑。真妙筭也。遂先撥二十隊之兵。每隊五十人。盡帶旌旗鼓角烽火之類。日伏夜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爲暗兵之勢。只待兵來。一齊鳴鼓吹角爲應。夜則舉火放砲以驚之。魏兵埋伏已畢。專候蜀兵到來。於是陳泰。鄧艾。各引二萬兵。相繼而進。却說姜維圍住狄道城。令兵八面攻打。連攻數日不下。心中

鬱悶。無計可施。是日黃昏時分。忽三五次流星馬飛報。說有兩路兵來。旗上明書大字。一路是征西将軍陳泰。一路是安東将軍鄧艾。維大驚曰。向者夏侯将軍言鄧艾若領兵。難以伐魏。今日果然領兵而來。如之奈何。遂請夏侯霸商議此事。霸曰。鄧艾自幼。深明兵法。善曉地利。今領兵到。休容立得脚穩。便可擊之。維于是留張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維自引兵来迎鄧艾。當夜二更。兩軍齊起。

且說姜維。引軍來迎魏兵。行不到五里。忽然東南一聲砲響。鼓角震地。火光冲天。維縱馬看時。只見週圍皆是魏軍旗號。維大驚曰。中鄧艾之計矣。急傳令。教夏侯霸張翼。各棄狄道而退。於是蜀兵皆退於漢中。維自斷後。只聽的背後鼓聲不絕。維退入劒閣之時。方知火鼓二十餘處。皆虛設也。再欲提兵回軍已歸心似箭。維亦收心而還。不曾折兵。且說後主見姜維有洮西大功。乃降詔。封維大將軍。



遂駐兵於鍾題。地名 維受了大將軍之職。上表謝恩已畢。再議出師伐魏之策。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二 終